



5

案第一國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BK32 115

87
1247.5
1961
3

民国第一案



B.315942

责任编辑：林文询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技术设计：吴向鸣

民 国 第 一 案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37千
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6,500 册

书号：10374·231 定价：1.21元

出版说明

民国初年，山东临城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劫车绑票事件，以草莽英雄孙桂枝叔侄为首领的仁义“马子”队伍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浪潮的影响下，高举义旗向北洋军阀政府宣战，并绑架了一伙洋人要员。此案影响巨大，震惊世界，一时传说纷纭，至今为人乐道。陈独秀曾赞之为“民国第一大案”。本书即是在此真人真事基础上演化而成的长篇纪实小说。

此书极富传奇色彩，情节曲折，故事感人，相当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农民英杰的艰苦抗争和顽强求索。孙氏叔侄及绿林女侠桃花的坎坷命运、奇行壮举，苍凉悲壮，光耀日月，令人回肠荡气，感叹不已！

序 言 长存峥嵘人世间

金木水火土。

酸甜苦辣咸。

生旦净丑末。

悲欢冤仇恶。

天堂，地狱。

它们绞合在一起，酿成了多少人世间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悲欢离合……

又有一个故事诞生了，它诞生在民国十一年春天。

这是一个震惊了世界的故事。

因为它，北京的黎元洪政府乱作一团，国务院停止了一切办公，用七天时间专门来研究它。处理它；因为它，中外报纸闹得天翻地覆，各国公使施展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事：讹诈，恐吓，通牒，拍桌子砸板凳，甚至说要褫曹锟、吴佩孚的职；因为它，被称为“东方俾斯麦”的吴佩孚昼夜不宁，

最欢心的七姨太也不能使他入睡；因为它，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拍案而起；因为它，区区一小市镇枣庄，区区一小马子头孙美瑶，突然地名播全球，世界各国，殆无不知孙美瑶与枣庄者耳……

槐月。

麦子刚刚抽出瘦伶伶的穗芽芽。

春天里，大地仍然象一片坟场一样死寂。坟场里，是无数只磷火一样的眼睛。这样的一些眼睛，都盯着一个目标；两条横贯大半个中国的津浦铁路……

两根钢轨在这样的目光的凝注下，恐怖地颤抖起来。那一弯钩月，也害怕地躲进了一块黑云彩里。猫头鹰笑了。狗咬起来了。一只盐蝙蝠子从高空猛地扎下来，又火烧着一样飞上了更高的天空。只有这一块大地，这一块生长着兵荒、瘟疫、匪祸、饥饿、罪过，也生长着生存和抗争的大地，冷峻地、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宽厚地看着它的子孙们的所作所为。

一个黑衣人窜上了铁路，伏了下来，把耳朵贴在了明晃晃的钢轨上，听了听，站起来发出了一声猫头鹰的尖笑……

呜——

一辆蓝钢皮列车呼啸着从南边开过来了……

此时，孙中山正坐在他的广州大元帅府里，写着讨伐北洋军阀的檄文；此时，日本的少壮派军人正在作着吞并中国的梦；此时，岁月眼看就要走完二十年代的第四个春天……

第一章 合向苍冥一哭休

1

抱犊崮山区。

这里的春夜，也是冰冷而又黑暗的。

一座座山崮，把苍天剪得支离破碎，象一些不规则的尸布。苍天变成了这种样子，那依赖苍天而存在的阳光、月亮、星星，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了。

只有山风，在这里是一年四季、白天黑夜、无时无刻不存在着。

山风，永远在呼号……

黑暗里，有一个庄子，蹲伏在方山脚下。

它叫白庄。

它为什么叫白庄呢？不知道。

反正，庄子里的人们大都姓孙，而不姓白。

庄子里，有一个姓孙的大户。说是大户，是与那些号寒啼饥的山民相比而言。大户，也开始衰败了，仅仅从这大户

的房屋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他们的房屋，是鹤立鸡群的。因为它们是高大的，是青石方子到顶的，屋脊上有兽头，飞檐上有风铃。可是，有许多座已经被山风刮去了房顶，变成了屋阙阙子。主人没有修复它们。屋阙阙子里已经长起了黄蒿…

一豆灯光，在大户的一座房子里摇晃着。

灯光里，摇晃着一个人影。

这是一个颇长伟岸的男人，他正在夜读。

一个温顺的女人的声音响了：

“他爹，粮食你都散尽了，租子又收不上来，白天里，那‘鱼干汪’又来要捐……一家几十口人，上有老，下有小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别哭了，眼泪不顶用……明天，我去找四叔！”

“四叔挑个豆腐担儿，一天赚那点渣。再说，他也和你一样，有一碗米分给人一半，手头余不下一分钱。能帮助咱什么……”

“你不懂，睡吧！”

呼，一阵山风吹来，把油灯扑灭了。

这家大户，也象四周一样黑暗、死寂了。

2

那男人躺在炕上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外面山风更大了，象是一只无形的巨魔，吼叫着要把这

个世界吞掉。

他想驱赶掉一些杂乱的、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回忆，好好想一下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……

可是，他办不到。

一些情景，总是纷至沓来：

……人们挤在他的院子里。有的挎着箩子，有的拿着布袋，有的端着硬瓢……一个个面带菜色，人人眼里冒着饥饿的火焰：“少东家，您再行行好！”

“少东家，要饿死了！”

“少东家，给点救命粮吧！”

……

他背朝着这群饥饿的人，他不敢回过头来，他眼里已是泪水汪汪了。

他的管家说话了：

“大伙不要这样，人要有良心，两年了，咱们东家收过谁一粒租子？没有租子，哪来的粮食？再说，东家已经开了好几回仓了……我们，也快断粮了！”

人群沉寂下来。随即，便是哽咽和叹息。

他猛地转过身来，说：“去把后仓打开，剩下的高粱全部分了！”

“哈哈，美珠兄真是大仁大义。慢着开仓！”客厅里，“鱼干汪”连长出来了。

“于连长，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“美珠兄，这关我的事！你，交给兄弟两千块慰劳捐，

便不关我的事了！”

“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没有钱！”

“美珠兄，我是奉命而来。你把这粮食一卖，不就是钱吗？不卖也行，粮食我派人来拉，慰劳捐顶了！”

“于连长，这粮食是救命粮呀！”

“什么救命粮，它是慰劳捐！”

“放屁！”随着一声吼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美男子闯了进来。他刷地从腰间抽出雪亮的短剑，一步步向于连长逼近……

“五弟！”美珠喝住了兄弟美瑶。

于连长手下的十几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……

“嗨！”他一拳头砸在炕沿上。

妻子惊醒了。惶恐地偎紧了他，说：“我、我怕……”

他抱紧了妻子。黑暗里，泪珠儿在他的眼睫毛上闪着微光。他禁不住在心里长叹道：

“我孙美珠饱读圣贤，十八岁即中秀才。立志报国，拯民众于水火……想不到，报国无门，救民无路，连自个儿也如此狼狈！”

他吞咽着泪水，轻轻念道：

世间无物抵春愁，

合向苍冥一哭休。

四万万人齐下泪，

天涯何处是神州？

他恍恍惚惚地睡进了黑暗里，

3

嗖！

一道白光从窗户棂子里窜入房中。

嚓！

什么东西插在了对面衣橱上。

美珠折身而起，急忙点亮了油灯。

衣橱上，插着一把匕首。匕首穿着一张纸，上书四行大字：

“灾荒当共渡，

需借银万两。

令尊暂受屈，

无银命不长。

柏山祖”

美珠雷击了一般呆住了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叫出声来：

“爹爹……苍天哪！”

他大叫着，扑出屋来。

院子里，是一片白惨惨的月光。天上，有一些黑乎乎的云块，给院子投下了一块块叫不出什么形状的阴影。山风，呼呼地吹着，送来一声声野狐子的哀哭——

哇……呀——呀……

院子里，月黑头中，站着一个老者。他一身银白，连头、发、胡须都是白的。见了美珠，他抱了抱拳头，说：

“请放心！吾们不会伤害老太爷，但求快快备足银钱，去接老太爷。”

他说话、模样，倒象一个缙绅。他是土匪？是的，肯定就是他，绑走了老父。

“五弟！”美珠大声叫起来。

有一个白色的人从门楼子上轻捷地跳了下来。

他也是一身银白。不过，他很年轻，胡子没有，头发也剪得很短。他手持两把匕首，匕首闪着白光。

“老匪，我等着你了。把你爷爷送回来，放你走。不的话，休怪孙五送你上西天。”

“快去夺回爹爹！”美珠说。

“他是匪首，劫住他，爹爹没事。”美瑶说着，饿虎似地向那老匪扑去。

那银白的老匪哈哈大笑，赤手朝着美瑶的匕首挥去。只听“咣啷”两声，匕首竟被挥到了地上。

美瑶心里“格登”一下，觉得手腕子好一阵发麻。他不敢大意，飞起右脚，向老匪的小肚子踢去。他的脚有点功夫，人称铁脚哩。

“嘿，脚功不浅！”老匪闪过飞来的铁脚，扑上来，竟一下子捉住了美瑶的双腕。美瑶感到两把锥子钻到了他的心里，又觉得手腕子的骨头马上要粉碎了。可是，他不哼一

下，又飞了一脚。

老匪又躲过了。他又用了一下功夫。美瑶浑身麻木了，麻木得连他的铁脚也踢不动了。他气得想咬老匪一口，却动也不能动一下身子。

“哈哈，硬汉子，我不伤你！”老匪松了美瑶，一溜白烟，出了院门。

“大哥，咋办？”美瑶泪眼婆娑地问。

“……找四叔去！”

“四叔……他能帮咱打土匪？”

“……只有找四叔，我心里乱得很。”美珠仰脸看着苍天说。

天快亮了。一阵晨风从远处吹来，伴随着一首鲁南小调：

“正月那个里来哟，
本是个新年呀啊，
小寡妇我房屋里，
一阵子泪涟涟那个唉嗨嗨哟，

……

哭了一声天来呀，
哭了一声地呀啊，
哭了一声苦命的丈夫，
奴的当家的那个唉嗨嗨哟！

……

抱犊崮西南十余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小村子，叫土门庄。庄前有一棵银杏，说不清有几百岁了。如今，迎着料峭的春风，枝枝桠桠上又绽出了娇黄的新芽。

离村不远的地方，三面青竹围起了一个小院子。没有院墙，只有一座草屋。草屋只有一人多高，墙是用明光溜溜的鹅卵石垒成的；屋顶，是用山白草苫的，风吹雨淋，已经腐烂成了一层黑泥，一个坑一个洼的，上面又长满了瓦楞草。石条儿砌的窗棂，槐树枝儿编的屋门，门掩着，没有挂锁——门框和门上根本就没有挂锁的营生。屋前屋后，屋左屋右，栽了一些花椒树，山楂树，和一株杏树。如今，花椒树上才萌生出了一些嫩青芽芽，山楂树也只是长足了叶子，而那株杏树，却已是花白如雪了……杏树下，有一盘石磨。磨盘是豆青石的，岁月把它磨得薄薄的了，光光的了。两扇磨心子磨平了又打，打了又磨平，也变得薄薄的了，几岁的孩子便能推的动……

四叔串乡卖豆腐还没有归来。

美珠站在柴门前，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了这样的一副图景：

羊肠小径……白茫茫的山里黎明……野狐把后腿盘成铺垫，蹲坐在上边，看着山岫里的一缕缕白云，山沟沟里的一

股股炊烟……一个瘦削的男人，挑着豆腐担子，走在羊肠小径上……奶黄色的浆水从白笼布包着的豆腐里渗出来，滴哒哒落在了路边的山白草上，婆婆了花上，和过路的蝎虎溜子身上……

“唉！”

美珠叹了一口气，推门进了屋。

屋里竟是这样的贫寒，简陋：

靠山墙的地方，支了一盘土炕。炕上一领破蓆，蓆上一床粗布被，叠得倒很是齐整。鲁南的所谓炕，就是用石头或土坯支起两三道墩子，上面铺上一些秫秸，再抹上一些黄泥巴便是了。除了炕，屋里还有三四个大小不等的盛着豆渣、豆浆的盆，和一个双耳朵铁锅。

谁知，在这样的山里，这样的一座屋里，那抹得鬼画符一样的黄泥墙上，却挂着一幅《屈子行吟图》——

屈子站在汨罗江边，江风吹动他的衣袂。郁愤、忧国忧民之情，凝聚在他的眉梢、嘴角……

两边，是狂草对联：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；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未悔。

看到这里，旧情新愁，一古脑儿涌上美珠的心头。他忍不住对着空屋叫了一声：“四叔！”两行泪便扑簌簌流淌下来……

5

孙桂枝，号青山，是孙美珠的堂叔。老兄弟很多，美珠的祖父排行老大，桂枝的父亲排行老么，美珠又是长支长孙，这样一来，美珠便比堂叔桂枝小不了多少了——桂枝只比美珠年长两岁。

孙家祖居峰县。

他们的老祖宗，曾在明朝忠臣杨继盛府上做过幕僚，后来，还干出了一件永垂青史的壮事，因此，孙家多少代以来都是峰县有名的大户。但是，孙氏有一家风，便是世代仗义疏财，喜欢积善行德。并且一代不如一代会理财持家，家业便日见凋零了。到了孙美珠当家的时候，他们兄弟几人才有十几顷山地。而孙桂芝这一支，从父亲这一辈便穷僚和山里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。孙桂枝呢，丝毫没有振兴家业的打算，还是按他的人生追求生活着。弄到后来，竟只好水里求财——卖豆腐为生了。

桂枝、美珠不仅仅是叔侄，还是同窗——叔侄俩在一块儿念了许多年私塾，受业于同一位老师。

美珠从小就佩服小叔。到了青年时代，他几乎把小叔当成了自己的老师。

小时候，他佩服小叔的天生的心计，和荆蒿疙瘩一样坚韧的意志；年青时候，他佩服小叔的学识博杂，志向远大，

还有小叔的对人生的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……

有一次——那年，我才十岁，小叔才十二，我们一块儿从枣庄回家。过了东伏山，天已经黑到底了。一座座崮，象一头头牛犊子，黑虎虎地向蓝天撞去。山里孩子，最不敢走黑道了，因为天一黑，山神爷便管不住那些野狼了。我的头皮有些发怵，看看小叔，他似乎一点儿也不慌张，两道浓黑的眉毛还是和白天一样微微地下弯着……怕什么有什么，一只大灰狼站在一块崖头上，用发绿的眼光瞪着我们。它的两条前腿，直立着，两条后腿，弯成了弓。它随时都会扑下来的。我吓得双腿软软的了，眼前黑漆漆的一片，不过，就是没有哭。我模模糊糊地觉得小叔双手把我按下去，他也蹲了下来，把手中的那根拾来的树枝托在两只手上，朝前伸着，歪着头，向野狼瞄着。那只狼嗥了一声，一颠一颠地跑了。我这才想起了山里的一句老俗话：

“狼怕蹲。”

后来——我和小叔都大了……

有一天，小叔来找我。

他早早地蓄起来的黑胡须微微抖着，高高的颧骨象两只尖锐的角，上面有着两块红晕，陷得很深的眼睛，黑色的瞳仁里有着炉口一样的火心。

他说：“你随我进京好吗？”

“叔……”

我爹爹也在场。爹爹瞪了小叔一眼，说：

“你不在家好好念书，治家，进京干什么？”